



大金國志卷之七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

里嗚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

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

寨以守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

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

覘金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

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
亂溺水獲其壻益輦捷懶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
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
恭勝兀朮於姑蘇張榮勝捷懶於泰州此乃全勝之
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及其軍一萬人付右都監
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於漠
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真城 大石佛頂
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
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

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起
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
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
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
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捷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於宿遷縣樂馬湖
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
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灾
死亡迨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置道路時新為張
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

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兵大恐捷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畱太乙字董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璘吳玠歃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遽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捷不也過淮陽知軍張煥置酒於舟中煥因語及劉豫即位捷不也撫掌歎曰某大遼之大小姓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耶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捷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刦盜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刦盜盛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於粘罕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

原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犯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得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劍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於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

唄兀朮居燕山撻懶居祁州除兀朮為元帥府左都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共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路久為興所斷豫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每遣人之陝西西則假道於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請於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

攻興興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二月也至四月豫因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只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轉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解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揮指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於少年

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贓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於國又聞爾等之來往往非為己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大金國志 卷之七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於燕山將欲迎上於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覲反狀 余覲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覲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覲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

之東憇於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於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覲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覲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辭窮面顛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覲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

大金國志 卷之七
為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河東八館百五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蜂起亡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

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鞬鞬鞬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入其帳中密以兵圍之鞬鞬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

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也擅
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
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特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
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
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
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
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
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

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
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
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
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
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官
賜姓趙敏脩者

以預余覩

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叛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
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降赦主欲自中京而
之燕雲以余覩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克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克不聞官

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於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鑰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余覩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及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於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之七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翟

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

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眾入潼關遂入西京邦雄醉

方臥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先

是撒离曷等眾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

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

宋

宇文懋昭編

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撤离曷募死士
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
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
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 未幾宋王彥復
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大金以和尚
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
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
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楚將
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
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

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
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
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顧後之憂乃退
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
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郡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
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於是宋郢
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
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

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
盡起本國之土人綦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
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
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
劉豫 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也鳳翔以謀攻西
蜀

天會十二年

時宋紹興四年也

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

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
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與粘罕所親耶律紹文
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度布龍鳳茶等物遺之

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
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
駐軍馬益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
所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為玠所敗 先
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
撒离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
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
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
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

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
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
撒离曷以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
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於天會十一
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
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朮常為遼東漢軍
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
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温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

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鼻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
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
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
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
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
以為難窩里温以為可於是窩里温慥懶權左右副
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
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矣盖主崩時以窩
里温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亶得立也不

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
憂大矣粘罕自来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
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
竟不自行故窩里盟輩得攝職總兵也

窩里盟請于國主以兀朮先常遇江知地理險易乞
使將前軍主送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盟
紛爭行止之際兀朮並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
之銳至是為窩里盟所舉方行蓋此將常困於江南
又屢危于劍外其鉉办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盟捷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人不得領人代名

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
多富豪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
不勝計其自来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徃徃
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
猗將兵與窩里盟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泗攻
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
退保鎮江南宋震恐

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遇揚世忠置酒偽
為流星更牌沓至給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
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

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荳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搃人胸下搃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

冬窩里盟兀朮同劉麟劉猷侵江屯于竹塹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猷相繼而走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多

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樹擲于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猷于是麟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憇西北大怨

河東南路平陽府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冬國主崩上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

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
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
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
於次年春方告諸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
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己之子宗王宗盤而以武
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諸版宇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
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礪及左副元
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盟
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盟撻懶諸帥自江
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八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宋

宇文懋昭編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覲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

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時宗紹興五年也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盞燒

飯北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諡于

大行 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四遺

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

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

而弗問五月宋遣何薜來使通問二聖 陞所居曰

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

國至是授北朝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一人次

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

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

元帥左右監軍左右監都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太宗

正府置判同僉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

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

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

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

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

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

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

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
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副
使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少卿秘書省置監少以
下皆備國子官不設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
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
之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
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
丞相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
侵江有請窩里盟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
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盟魯王撻

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難得三公之位失望儲
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於此也未幾窩里盟死以撻
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木為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
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
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
用之于外 兀木戍遼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
宋乘而伐之故也 窩里盟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
木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
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
攻盲骨子敗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

償元約攻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
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河夫四
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河
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城造戰船款由海道入侵江南
是役起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蠡起海道之
行遂成中輟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
樣獻于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

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

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
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

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
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
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
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
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
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
二州以姪玃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
麟令鄉兵偽胡服于河南諸處時玃兵至淮東阻韓
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
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玃以數萬過定

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揚沂中與猓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猓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沂中至藕塘與猓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猓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猓挺身走麟聞猓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地方大恐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國主曰先王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耶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益探金主之意

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昔粘罕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离曷無能為也

天會十五年

時宋紹興七年也

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

自黎陽歸燕山

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祈州撒

离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慶裔乃粘

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
撻懶撒烏曷以內起大獄各之草地避暑 粘罕乞
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主不許斬高慶裔于會寧
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
豈至于今日某今死甘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常
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
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
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
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此失勢安得不
憤悶而死 大內都檢點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

亂並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薜等回始知道君及
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
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鄉導乘勢併力乞
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
至東京以訪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 除拔東為左
都監大撻不也為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為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宿太
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莖之營見斜也將行與
其家人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

掛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口祝之曰斜也以陣亡
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
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為齊王^亡先
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
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
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
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八稔尚勤兵戍安
用國為遂令撻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約劉麟
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所擒
二將同葛王衰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

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益守陝西^主又遣撒哈局提兵聲言攻蜀
即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詔曰汝舊主人少帝在
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
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匹金百
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碩而方
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九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
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
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

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
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
類
建行臺尚書省如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
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 遼東 留守宗雋太保
領三省事封克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
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
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九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

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
克劉咎同簽書省事時杜克為三司使 金主亶之
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沙虎
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
大敗其衆於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

宋

宇文懋昭編

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
京曰戶部時杜克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為后

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
為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
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
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使密與群臣定議許和且
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
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京

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
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
穀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胄來

克奉表報謝使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益左監軍
撒离曷與之約故也撒离曷醜之可求卒於路

可求之被毒何哉益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
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离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
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
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之

冬左監軍撒离曷自雲中馳之陝右將見左都監拔

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
輔殺從者百人擒撒离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
亡入夏國撒离曷歸雲中

撒离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
摧撒离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為世輔
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

時宋紹興九年也

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
主下詔于河南以陝右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曰頃

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宗
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
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
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
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
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
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
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
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元术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
能收功於己又常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
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素好富
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
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
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
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
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以取之撻
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

遼陽渤海地 戶部

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陵復助豫為虐至豫廢
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貞地五千里長寧
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
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
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
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兩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
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

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乃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益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益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於燕山司馬朴克主文中山石砦為魁

秋郎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

盤克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檢點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諸父因朝且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類一兵群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透壁盡置火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

下坐於炕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若
臣宴樂攜手握臂咬頸扭耳至於同歌共舞無復尊
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
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
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大功臣非時莫
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
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之子大拽久之因
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
遽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僉書杜克為

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
降奴杜克為伍即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
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
元帥府獄且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
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
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魏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
接伴問之答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
主上悉無所答令其臣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為宣勅
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
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囚燕

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
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蠶起東京諸路道
不通行大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
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
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
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
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豈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
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

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
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於蕭
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
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
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
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僉軍候見裏面走馬
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僉發此因宗盤撻懶謀亂
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時宋紹興十年也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塞其中被虜漢人相約於二月旦日各攜主人鞍馬器甲聚於邯鄲之西村相結上太行為盜

宋
宇文懋昭編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
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於庭諭
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耶太行盜
賊耶父老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
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恐
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
爲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於是以酒勞之
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太行嘯聚蠱起每終
夜展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
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

官人呼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爲界北方盛傳南帝
粘罕呼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
州郡尤爲流言所惑至於晝爲罷市夜或披衣以伺
風聲者思謀時在河內地當衝要自揣勢削身危常
懷疑懼萬善又爲義士所破以撫諭爲名露其心腹
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爲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旣廢偽齊乃議以河
南地歸宋兀术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术始得政以
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於祁州
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

高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詔諭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略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思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拱州又陷南京逐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褭知歸德府褭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爲

主褭爲客允迪奉觴爲褭壽褭酌飲遂送允迪於汴京褭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又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曷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卽開門納之長安旣陷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旣而撒曷曷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朮敗於順昌府時北師遊騎先至順昌城下旣而葛王褭及龍虎大王軍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詣東京告急於兀朮兀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

主臨自可見兀术見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趨
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
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撫箭爲誓以激其衆平
旦并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术自將牙
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索號鐵
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
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難
下之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
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
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襄守歸

德州韓常守許州兀术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
出矣

是秋兀术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
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
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提兵繼進與兀
术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
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陷 秦檜主罷兵召飛
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揚沂中還
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
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

吉

皇統元年時宋紹興十一年也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
 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
 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州濠州廬州
 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
 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於紫荊山 兀朮已陷廬州
 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賊
 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
 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
 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

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
 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候俊至王德曰事當
 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
 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
 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
 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
 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於紫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 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留至
 是不因聘諭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
 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

九全圖志 卷十一
故也宋於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借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
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鄧唐二州
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
副之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
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
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
此於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
在燕山是冬密奏宋國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
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

未有成約不若乘勝追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
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飛及張憲
岳雲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
陷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
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
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
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
飛辭謝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飛前後累平劇盜復
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赴獄賜死

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宋遣莫將周聿往西京充割

地使割唐鄧等州入於金畫中流爲界

宋又割商

秦州和尚方山原入於金關陝之地宋止存上津豐

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

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至是

割屬金隆常怏怏後徙金州秦檜酖之

宋胡世將

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併係川蜀緊急門

戶撒离曷魯犯和尚原折合孛堇曾侵犯商州又欲

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卽四州之地不爲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常氏於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

知及岢嵐軍判官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於太

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大師張橫有衆一十八萬人

六金國志 卷十一
嘯聚於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徃徃失利至是帥府遣
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
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爲
橫捕擒 梁小哥有衆四千十人時破平陽府神仙縣
去帥府無百里遠總管判官鄧奭以三千人討之奭
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
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
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
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鐵騎五百
與奭軍會大笑其怯并奭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

小哥首殺之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橫與小哥無
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
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
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

持產業契書共告於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
軍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軍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
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
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
論故家口至於一絕人丁至於傭賤俱不得免也陳

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

鉢

刺盧達切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

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秋

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內耗郡邑外擾隣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皇統四年

時宋紹興十四年也

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

府收叛衆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倫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爲名因攻城作亂殺烏倫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於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段五百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於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時宋紹興五年也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

天全圖志 卷之二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
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十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
其間亦間有創立者如毆妻致死非用器者不加
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
皆以荆决髻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
盜得財不得財並處與古制異矣大槩國法酷嚴北
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
猶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
民俗苦之有銀朱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

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
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賄通事祈緩之
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
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
通事替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
蘇百姓銀朱笑即書牒尾稱賽眼者再庭下已有牽
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眼好
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
四方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毫

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
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皇統六年

時宋紹興十六年也

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內太

狹纔如郡制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
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左副元帥撒离曷以罪誅撻懶旣死或言其常與
通謀故也撒离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
真萬戶湖沙虎北攻育骨子糧盡而還為育骨子襲
之至上京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

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
田者每一人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
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於敵
不計遠近每人借支一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
旣負重甲又為糧累或賤售於人或棄驢馬或督
之行速則擲於路由是饑饉不行相繼逃竄敵或
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
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旣出更無供饋或出行
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者有不
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育骨子不

毛之役誰能久處乎 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勝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常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

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

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帥將生朝皆

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曹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七月國主獵於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三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勝骨國平初撻辣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勝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

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之米豆牛羊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數十年後南宋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時宋紹興十八年也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群火數十

爭赴于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國主之望國崖避暑

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

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九月國主遣廉訪使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

十月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

有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乃故主太祖是之孫也

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

已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帝者亮誣以語相符合

實相連結乃譖於主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於用

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

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時宋紹興十九年也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東討平之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蘓館女真合蘓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蘓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慙朴勇鷙不能別死生國中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過掠

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殺之亮以岐王亮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

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
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直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
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
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國奴未及
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
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
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
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
主蕭王伏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仁孝可以治國
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

卽位改元赦天下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
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
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為東
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
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
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
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碁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
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
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卽位以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
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疎擯而骨

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宗王宗盤次日充國
王宗雋次日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次第受誅武元初
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凡之子所
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疎族
於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魯國王昌乃武元
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离曷為左副元帥
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疎近自熙宗淫行肆虐疑似
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於誅而太
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
當然哉熙宗既弒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

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宗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弈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

宗

宇文懋昭編

肆其逆

皇統十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為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年也

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弑國主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於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

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故盧馬鎮鞞鞞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山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分地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五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地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

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鐵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
自廢豫後至於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
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既
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閑因問
漢臣曰朕裁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
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益地勢然也上都地
寒惟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
玉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况是根本何可棄
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

息乃禮義之所都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
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遷待臣為郎主起諸州工
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各發諸路民夫築
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
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
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
難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
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
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
其東為太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

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
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

使仍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
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
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
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

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

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
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
於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懽而罷

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九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
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賀
以完顏誥弗僉書樞密院事

六月寧江府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
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
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
枝榦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
其偶然符兆耶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饑詔開倉賑恤仍詔數州
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
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

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
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

時宋紹興二
十五年也

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

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
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為庶人
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

冬宋相秦檜卒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
存趙氏為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
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
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著手時只依舊規模分
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偽云挈
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
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

室撚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益檜在撻懶軍中
 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
 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戰懼喪膽意欲捐
 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
 而檜亟召回終於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
 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益為檜地也再
 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乃

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畧屯田于葛董城
 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
 打話遂退 沙子者益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
 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

宋

宇文懋昭編

大金國志 卷之四
渴死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寶亦
降大寶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寶與粘罕雙陸
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攜
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
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
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
遂射殺之大寶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
相之烏律者大寶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
令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

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
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從朔
地爰出幽都猶跼蹐於一隅非光宅於中土顧理道
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生有草有化大梁天下之都
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
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度燼於一炬第山川秀麗卉
物著口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
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
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與國奴乃宋內侍為
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二月 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鄺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於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攬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

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也

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卹遣使者觀察風俗賑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二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

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其

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
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且主戒無洩於外
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徽
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
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
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蘓宜宜又營汴
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關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
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
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
之

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識違者抵罪

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

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
渝盟之意

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
中為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
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
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
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

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於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於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叛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主喜其言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

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

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於燕京令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報哀也奉韋氏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

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

十二月遣使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為事遠竄奔劉豫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

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宜生閩人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時宋紹興三十年也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

侍郎耨盪温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

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

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又充送伴使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

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

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火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敝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

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願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

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

右以办刺其額遂屠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讚也

時國主南遷

汴京兵釁特起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諧於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即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即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

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温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一路五千通為七萬五千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

大金國志 卷十四
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即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湖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謀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

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太史奏

當交不虧群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計

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見宋帝于紫宸

宋

宇文懋昭編

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矣全因導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再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以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

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革絲聯甲紫絲為上黃革青革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六月宋徐誥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誥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既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

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為遊說那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其山曰太平

彗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北節儀從迎主於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怵於梁大使之言宿王常陰至太后處告曰郎君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伐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

大金國志 卷十五
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
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僉民造船聚糗糧
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
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
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
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
遂使護軍將軍赤盞彥忠卽宮中弑之以戒言者於
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
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

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卽拜諤為漢
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
紫光祿大夫張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
將五萬衆據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蘓保衡統水軍
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
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
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
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
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
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

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為薪於是主問
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隣曾到
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隣曰隣知江南揚州瓊花潤
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地更
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_少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
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征南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
界三十里次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於吳璘璘
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
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

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將張超閉譙
門令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千人乃引去又攻信
陽軍趙搏引兵赴之北軍引去

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
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
所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後徒單氏與子光瑛俱
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
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

十月金師陷安豐和光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戶蕭琦
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

至藕塘駐軍數清先以百騎犯清沅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紹以有路自竹園鎮可徑至六合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

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徑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

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叛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

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城坡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來瓜州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衆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

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
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
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
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
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
山候風卽南行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
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
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楫必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

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瀰亘
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
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
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
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
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

十月渤海軍一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裒為帝主為內
變所抗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鷄籠山臨江築壇刑
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

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留守鑰
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益國主執小紅
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
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
漸近宋軍用海鯁船迎擊士皆殊死鬪我軍沉溺萬
數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 主自采石之
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
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
持滿以待其船中沆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

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
閩諸軍方順沆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
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
追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
死耳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
主却與南宋通知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諸主有
細草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
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
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
欣然共請主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

軍即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

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大星墜其聲如雷益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襄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諡曰煬后徒單氏為海

陵夫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江口之南與光化

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

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覩非望熙宗莫之覺也其吟詠冠絕當世沉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弑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宋

宇文懋昭編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於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常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捷懶兀朮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時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

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亦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襄為帝

十月庚子朔襄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正隆六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

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家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

紫茸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他趨襄陽又為

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
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
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是月

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
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克追謚懿宗故主亶謚閔宗未
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
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

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

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誥館伴始更改之

凡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
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於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

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

當露惊悃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

煩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

邀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敵國結兄弟無

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

之苦邁至燕帝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

字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亦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
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
端

是時金師攻魏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
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
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
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
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
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
又陷淮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義士改京率眾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
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
既而遣使往宋通知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
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
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
子益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
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
拱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幹餘黨蕭鸞巴耶律

造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種糧
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達康
都統制邵洪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答南宋書謂
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俊聞于朝且上出師
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
取靈壁洪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
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
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大潰而歸
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遣書遺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

以往大畧謂淮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
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年凋
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
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
以威乃言歸當如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
院書來允畫定四事一叔侄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
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
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
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厚為

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至是允升登儲位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時宋隆興二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隆

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週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俟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

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年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畫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招關南遁國兵益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臯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

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隣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二將令與其介康諧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夏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

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區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

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二年也

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紫極

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躡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三日初於水面

上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

除元二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噶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賦詩京

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十一月詔以往來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

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
之待宋使也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觔果子錢
五百雜使錢五百麵三觔酒半觔醋二觔鹽半觔粉
一觔細白米三升醬半觔火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
量罐羊肉五觔麵三觔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
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觔麵二觔雜使錢一百白
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後

始置權場允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

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權場博易俟得

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

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於光州棗陽

安豐軍花廩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權場皆

宋

宇文懋昭編

罷至是復舊仍令驍集去處增置以聞
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

詔以疎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時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思

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為右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於燕山

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恤

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
國書報復大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

詞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意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蘓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

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李誥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

人

三月己丑朝日於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主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翰之旨詳及受書之儀益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

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益去年范成大所得本
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
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與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
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請和宋國自當
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
妄請鞏維山陵上國許奉還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
柩上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
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
辭遷送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朕念欽宗常在宋
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

却當就鞏維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

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濛入見時正月三日

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
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辯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
恤

冀莫澤潞絳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
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殺及無辜
而強壯迸逸竟不能制

大金國志 卷十七
大定十三年時宋乾道九年也春二月畋于南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
食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
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
乾道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時宋淳熙元年

大定十五年時宋淳熙二年

大定十六年時宋淳熙三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
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
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
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
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御璽寶印信盡
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
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名府路饑恩濮滑

三州民特甚流亡等死不勝計

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

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實者年同知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京苑賞牡丹晉王允

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朮子探知其意

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

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

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

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已不如天會時皆

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

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是有志報復今

勝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

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

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

曰皇帝方懼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冰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

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

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宥遵源有邛都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番僧諦刺者約日為應國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時宋淳熙六年也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

王允猷宴于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

微啟有血衣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視之晉王已

殞胸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

前門失官錢有張覩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

帛殆不可勝筭眾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

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鞠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字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八九十餘人諡

允猷為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翰罕

為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統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為金源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三第四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

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時宋淳熙八年也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

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室
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

三月詔兗州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
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
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
大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
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時宋淳熙九年也三月詔恤民畧曰皇祖有

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
二紀於茲祇適先猷不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
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
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
害政之事一切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澤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時宋淳熙十二年也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

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世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時宋淳熙三年也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

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覘淫祀

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

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以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

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金人之初皆不曉元夕

張燈已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

燈球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

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洩而誅故太

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此以為信耳

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燦為皇太孫允恭二

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土木石魯達以卧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
乳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
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
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
至暮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
忽遽而罷至京其閣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
持不可日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
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舍人王僑

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
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
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
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辯至漏下十數
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
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
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諡雍為
世宗允恭為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
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
宋興為辭遼東渤海之眾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
銳竟挫于謳歌之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
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饑每命所在官
司開倉賑恤諸國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
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繁殷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
云
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為光宗自稱太上
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宋

宇文懋昭編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
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降授千
牛衛將軍鄆王禧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
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
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一級甲辰

九金國志 卷十九
祀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太社丙午享太廟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詒烈加大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僕射直學士吳興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時宋紹熙二年也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

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_大列伎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

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為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廷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於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廊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時宋紹熙三年也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

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之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

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浸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

於屬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趙氏亦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夕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

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迺蒲刺兀察為統軍與高等相得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違意於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意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唐迺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迺所逐具送大興府鞭之迺婢春英先與張通迺不知也一日婢立於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窻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之言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媿

好皆醉卧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
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
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
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
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家詎
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違於常刑非忘本根骨
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
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
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
窮

是時主淫泆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黜其伯允
中於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

五國城以叛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三子

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進
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
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
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
慈愛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
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

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
耶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
二始遣出會蒙古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
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
年少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
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
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康
孫既至與其腹心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
徑攜以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耶君當何
如愛王曰公欲見弒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

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僂辱盍
思為救國雪辱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脩延
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洩哀泣祈
出都典客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
孫垂泣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 次日愛王為父發
哀內外諸門悉皆嚴脩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
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
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
之至桑乾州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
僅以身免

大金國志 卷之九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僉軍一十五萬上京路僉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於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中金帛惟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李興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

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衍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宗慶亦不欲用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路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侍郎與

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樓進等與戰北人禿
體大過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
東津

是月^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卧病未能出就内中

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

湜來告登范仲任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時宋寧宗慶元也}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

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權言解之曰兵

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杯勸主遂歌解愁曲且

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

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宸妃者故南宋華原郡王
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内侍
江從一李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
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
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内降慧黠
便媚善能誣諧淵等各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
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

承安元年^{時宋慶元二年也}是年内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

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有
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其門

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
偉上疏諫在都堂慷慨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
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
夏人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
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
御史劾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
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場
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

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

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
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
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
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
其軍秘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
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
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
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於侍漏院淵揚馬
過罵之曰痴南虜敢言我弟兄耶邁遂求出知鄭州
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

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貞貞言於淵遂寢新命

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止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北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永安三年

時宋慶元四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

知江淵與焉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常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蘓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良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良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主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益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

大金國志 卷十九
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
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
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
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時宋慶元五年也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

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新所賜書
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春秋釋奠合用
祭器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各郡國學生通
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
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文賦者四百

宋 宇文懋昭編

人國主博學工詩曾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
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
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
亦嗜酒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一詩云黃閣
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紉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
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
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
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
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
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承我意

乎我家三四百口為煬王所殺叢塚在和龍我欲創
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
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
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
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
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
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
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於寺傍建
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
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

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主乘小馬
命宮人攜酒殺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畱飲至
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必衆人
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耶周
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
默如癡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

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奕說愛王以世
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
斯波川驅兵十日以候河冰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

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
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於岸剗木為舟中積熾炭
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
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
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為層樓
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
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邱好古
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澄嶺踰大漠涉東韓白龍
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

以金國志 卷二十一
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於骨立遂襲餘兵徑至陽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盱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盱之使也善義

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盱之盱昭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盱入境與趙遇於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

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德壽叛

聚兵數萬以羊尾為大帥主拜十一騎為元帥馬紇乞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二十萬以擊之誅德壽羊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 冬浚界濠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太和二年時宋嘉泰二年也五月國主大宴於西涼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耶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耶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當自為一黨以非我耶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

效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脩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

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聞有少捷則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耶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太和四年時宋嘉泰四年也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

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

豈十年能亂之乎 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

王立大將共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

將怒遣其掌又大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

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於北溝南

則為己有累歲結謀用兵 愛王無分毫得也至

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於冷山

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